

郭松齡倒張作霖

陳嘉驥

軍閥混戰驚人一幕

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，張學良的副手，奉軍少壯派軍人領袖郭松齡，忽然在河北省東部的灤縣，舉兵回師東北，擬逐東北王張作霖而代之，這在當年軍閥混戰中，係一驚人的舉動。郭松齡此一行動，其對當時政局之影響，並不稍讓前此之直皖戰役，與第一次直奉戰爭及第二次直奉戰爭。

郭松齡率軍出關後，連戰皆捷，所向披靡，張作霖根本之地的瀋陽為之震撼，一日數驚，張作霖亦已作逃亡之計。惜郭松齡不諳中國傳統上遠交近攻之戰略，亦不悉各個擊破戰術之運用，竟拒絕熱河省都統闕朝璽合作條件，致功敗垂成。

闕朝璽合作條件為：郭松齡以全力進攻瀋陽，取張作霖地位而為奉天省督軍；中立張作相，仍由張為吉林省督軍；闕則率其大軍越東蒙科爾沁草原，由奉天省北部攔腰衝向黑龍江省之腹部，以解決吳俊陞並取其黑龍江省督軍位置而代之。郭松齡以倒張之戰，大功告成已在指顧之間，堅決拒絕闕朝璽合作條件，竟因此一着之失，而全軍盡墨，論者無不借之！蓋郭松齡之失敗，除因日軍佈防南滿鐵路，使其進軍瀋陽計劃有所顧

忌外。黑龍江吳俊陞之騎兵，竟沿闕朝璽擬議自科爾沁草原北上進攻黑省路線，反而自黑省沿科爾沁草原南下，衝至白旗堡，攔腰重擊，郭松齡部隊為之潰敗，郭夫婦在逃亡途中，被吳俊陞騎兵追及，雙雙被殺身死。

直奉之戰初露頭角

郭松齡係遼寧省瀋陽人，生於民國前三十年，奉天武備學堂畢業，曾任清陸軍第三十三鎮哨長、哨官、管帶等職。民前一年與蒲殿俊、夏之時等，同時在四川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。

民國元年三月，郭松齡考入北京將校研究所，未幾出任奉天督軍署少校參謀，嗣再考入北京陸軍大學深造。民國五年在陸軍大學畢業後，乃即行東返，不久仍至奉天督軍署任職。

民國八年，張作霖創辦東三省講武堂，郭松齡出任講武堂戰術教官，因而得識在講武堂帶職受訓的張學良，由是取得其信任。郭松齡即因此一步機運，得以扶搖直上，總領師干；並為東北軍最具前途的一員將了！

民國十一年三月，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，張作霖為奉軍總司令並兼東路軍司令，以軍糧城為大本營。東路軍又分為三個方面軍，張作相為第一方面軍司令，由京奉路（北寧路）上的廊坊為

據點，攻向安次、永清等地。張學良為東路軍第二方面軍，率郭松齡等部隊，由楊柳青出動攻擊，經信安直指霸縣。第三方面軍為李景林，由津浦縣之馬廠出發，向西攻取大城。

奉軍由於張景惠等西路軍戰敗，連帶著使東路軍亦為之失敗。張學良的東路軍第二方面軍，乃奉令由霸縣向冀東之開平、古冶等地撤退；嗣張學良被召赴奉軍總司令部開會，第二方面軍之撤退事宜，乃由郭松齡負責全權指揮。當奉軍第二方面軍撤至永定河畔，正擬渡河東撤之際，吳佩孚部直軍忽然掩至，郭松齡臨危不亂，一方面派有力部隊堵擊來犯直軍，一方面從容不迫的指揮其他部隊，按序分批渡河，結果全軍均得安然東去。

張作霖正在收集敗兵殘部之際，初聞其子所率精銳部隊在永定河畔，遭到吳佩孚部之激擊，內心頗感焦躁不安，憂慮能否安全撤退之際，忽聞郭松齡全師而還，內心至感欣慰。張作霖所最感欣慰者，厥惟在全軍潰敗之際，正苦無一未遭打擊而仍富戰鬥力部隊，得以憑藉長城天險拱衛東北安全，並可抵抗繼續東侵之吳佩孚大軍，今最精銳的第二方面軍由郭松齡率領下翩然而至，正好負起此項重大責任，從此當然對郭松齡另眼相看了。其後，吳佩孚果然因奉軍仍有作戰能力，

乃不為已甚，在秦皇島締結停戰協定，並未續向東三省進軍，使張作霖有機會重建武力，發動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得以雪恥報仇。

少帥信任訓練奉軍

張作霖既敗，志切復仇，乃整軍經武不遺餘力，並設東三省陸軍整理處，整編奉軍新舊部隊，由孫烈臣任統監，張作相、姜登選任副統監，張學良任參謀長而由郭松齡代理。郭松齡雖然是代理參謀長，但孫烈臣等並不實際問事，陸軍整理工作乃由他一手包辦，使他在整個奉軍中樹立了聲望。郭松齡於是着手劃一東三省軍制，淘汰不稱職軍官，拔擢新人予以適當位置，實行軍需獨立，擴充東三省講武堂，設立軍官教導隊作為三軍楷模，俟一切規模就緒後，始辭去兼代參謀長，專任裝備精良的第六混成旅旅長職務。

郭松齡專任第六混成旅旅長後，駐兵瀋陽北郊之北大營。很巧的張學良亦以第二混成旅旅長職務，也駐在北大營，於是兩人合室辦公，使郭松齡有了進一步取得張學良信任的機會。張學良經常數天不到旅部辦公，或稍留便去，因此兩旅人事、訓練，完全由郭松齡一手處理，舉凡郭松齡所作所為，張學良無不依議辦理。因此，此時張學良與郭松齡的關係，等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已非一般同事與僚屬可比了。

郭松齡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良機，並予以充份利用，乃對訓練新軍全力以赴，由於新軍之軍容壯盛，更使郭松齡聲譽鵲起。郭並對所部中下級軍官特別拉攏，每逢星期假日，親自赴軍營駕

車接五、六個軍官至家中餐敘；郭這時一反在軍營中嚴肅認真作風，以和藹態度閒話家常。在閒談中逐漸談到國家大事，郭並在假裝無意間將自己見解灌輸於這批年青軍官頭腦中。這批年輕軍官受寵若驚，在其腦海中有了郭松齡地位，此即郭松齡敢於民國十四年冒然發動事變之本錢！

民國十三年，張作霖奉軍再度入關，以聲討曹錕賄選大總統為名，實則為報復第一次直奉戰爭一箭之仇，與吳佩孚率領的直軍，在長城沿線展開盤腸大戰，是為第二次直奉戰爭。奉軍此次作戰兵分二路，第一路以李景林之第二軍為主，自奉天西部北上趨熱河，其目的為由承德出古北口，攻佔冀東以威脅北京，實際上第一路並非主力部隊，僅係配合作戰性質。第二路始為奉軍主力所在，由張作霖親自率領，計有第一軍軍長姜登選與副軍長韓麟春，第二軍軍長張學良與副軍長郭松齡。

正當直奉兩軍在山海關等地激戰勝負不決之際，吳佩孚部下馮玉祥突然在古北口叛變，倒戈相向，回師攻擊吳佩孚後方根據地北京。馮玉祥一舉成功，佔北京囚禁曹錕，把持了北洋政府，使長城沿線吳佩孚所部大軍喪失圖志，在奉軍趁機猛撲下，在前進不可後退亦不可能情形下，只得停止戰鬥，繳械投降者達三萬餘人。馮玉祥倒戈之成功，可謂給郭松齡上了一課，郭於一年後灤州起兵，雖然也是趁張作霖奉天兵力空虛之際進兵，但張作霖進攻東南之兵尚未開火，張有機會在瀋陽佈署防務，並召黑省騎兵增援。表面上馮玉祥回師北京，與郭松齡回師奉天情形相似，

但實際上大相逕庭，而條件也不一樣，故一個成功得以與兵作亂中國多年，一個被殺身死，立即灰飛煙滅！

兩派傾軋漸露野心

張作霖所部奉軍，雖然，有新舊之分，但新舊衝突並不太尖銳，因為舊派多係與張作霖同時崛起人物，早已位居高官厚爵，同時張作霖與新派對他們亦知表面上尊重，故能相安無事。鬭爭激烈的則為新派中楊宇霆為首的士官派與郭松齡為首實力派。民國十四年，新派中實力派郭松齡之倒戈失敗身死，以及張學良承繼東北政權後，殺死新派中士官派首腦楊宇霆，均屬這兩個新派互相傾軋激盪之結果。

新派實力派人物郭松齡，係以擁護少帥張學良為手段，遇機會即以非常行動，攫取東北政權；士官派首腦楊宇霆等，並無立即取張作霖而代之的野心，在表面上輔佐老帥張作霖，徐緩盤踞所有要津，企圖異日掌握一切。

士官派與實力派第一次趨向表面化的劇烈衝突，係為收編第二次直奉戰爭，在山海關前線投降三萬吳佩孚部隊問題。因為這批部隊係吳佩孚精銳之師，夙有常勝軍之稱，此次投降係因馮玉祥倒戈，不願後退被馮玉祥收編，所以寧願投降奉軍，實力派與士官派皆欲收歸已有，以擴充本身的實力。

郭松齡為着先鞭，就地先行稟明張學良，擬將三萬直軍除用以補充第三軍各部隊缺額外，其餘之部隊則編為三個補充旅；以位置其心腹劉振

東、劉偉、范浦江分任新編第一旅、第二旅、第三旅旅長，張學良未加深思，亦未稟告其父即遂行同意。嗣張學良被召至奉天總部開會，遂將投降直軍擬行改編事向乃父報告，張作霖聞之甚為不滿，並告以收編直軍事，總部早已有所決定，即將此批能征善戰直軍撥給姜登選、韓麟春各編一個師。張學良聞之自感唐突，當然不敢再拂逆其父之決定，立即馳電郭松齡，謂此批直軍歸屬，已由上將軍另行決定，請即停止編組工作。

郭松齡在此一事件中，已顯出亟欲擴充所能控制下的武力，並露出有朝一日他將有軌外行動的端倪來，不過未為張作霖父子所注意罷了！當他奉到張學良囑其停止收編三萬直軍電報後，他不管那一套，很迅速並果敢的完成其改編工作，以便造成既成事實。張學良返回防地後，郭以改編事已當眾宣佈，重要職位亦已發表，且以少帥名義公佈，現在豈可出爾反爾，對渠個人無所謂，對少帥威望則有損失之詞相對。

張學良見郭松齡已將改編事完成，心中雖有所不豫，但因木已成舟，且郭口口聲聲為自己威望着想，不得已乃將此事實報告其父。張作霖聞報極為震怒，本擬懲辦，嗣以郭松齡為其子張學良之股肱，所作所為係為其子擴充實力，並不疑其有他志；且郭松齡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，奮勇向前頗著功績，只得勉強同意。張作霖一向對人推心置腹，張學良亦非心胸狹狹之輩，對郭松齡此舉雖有不快，但不久即因時過境遷，便釋然於懷，不復再存有任何芥蒂。當然張作霖父子，萬也不想不到郭松齡這樣亟於掌握實力，係為其異日叛

變預作準備。在馮玉祥倒戈以前，北洋軍閱你來我往，很少有部下肯在主帥面臨生死存亡之際，在後方抽腿，置其所屬一系於絕壁深淵之中。但在馮玉祥倒戈得手後，雖置其長官、同僚於絕境，但其本人却因此崛起自成一局，成為中原逐鹿之一角，其對郭松齡之影響當然是相當鉅大了！

民十四年春，張作霖為了確保華北與平津兩大都市安全，設京榆衛戍軍司令部，由第四師師長張學良為司令，張學良乃延攬時任第六師師長郭松齡為副司令，這當然是給郭松齡一個很好的機會。京榆衛戍軍轄有六個步兵師、一個騎兵旅、兩個砲兵旅、兩個輕重工兵團，張作霖精銳部隊，可以說全部在此。在張作霖來說，關係自己興衰的嫡系部隊，交給自己兒子張學良來掌握，可以說是放一百個心；但由於張學良對於郭松齡的信任，却將實際上操縱指揮之權付諸郭松齡之手。心懷「大志」的郭松齡得此天賜良機，當然是躍躍欲試了！

不要官職而要實力

民國十四年正值東北奉軍鼎盛之秋，不但華北在握，其勢力且伸向長江流域蘇皖兩省，張作霖在考慮江蘇省督辦一職時，曾擬委由郭松齡出任斯職。張作霖考慮郭松齡出任此等於封疆之寄的要職，有幾種重大意義：第一，郭松齡被張學良視若股肱，張作霖愛屋及烏亦視郭松齡為心腹，郭松齡之外放亦所以增加張學良威望與實力。第二，酬庸第二次直奉之戰時郭松齡之戰功，乃

有此裂土封疆之舉。第三，郭松齡善於練兵，在第一次直奉戰後整軍中已負盛名，今使郭松齡至最前線之江蘇，顯見張作霖有以江蘇為基地，繼續向長江流域用兵之意。

誰知郭松齡另有打算，一方面力辭他人渴望以求並且求之不得的江蘇督辦之職，一面向張作霖提出了一個不露痕跡的巧妙建議。這個建議為張宗昌出任江蘇省督辦，把他的山東督辦讓給李景林；李景林的直隸督辦職務，由張學良接任；安徽省督辦由所謂士官派姜登選出任。郭松齡這個建議，顯示了他的深謀遠慮：其一，由張學良出任直隸督辦，一來可得張作霖父子之歡心，蓋直隸督辦一向被北洋軍閥視為控制北京政府第一要職；其二，張學良出任直隸督辦後，京榆衛戍司令一職，順理成章的由身為副司令的他接任，這等於張作霖命脈整個控制在他的手裏；其三，握有兵力的奉系將領一個一個均調得遠遠的，在他舉事時使他們無法即時支援，尤其將士官派姜登選遠調安徽，更為其得意之舉。

孰料張作霖並未全盤接受他的建議，李景林仍在直隸不動，張學良不出任直督，這使他名副其實的掌握京榆衛戍軍打算落了空；姜登選出任安徽督辦之議雖成爲事實，可是江蘇督辦一職，却落入主要政敵楊宇霆之手，楊宇霆與姜登選在長江流域聯成一氣，這使郭松齡不無患得患失之感！

楊宇霆出任江蘇督辦未久，原屬吳佩孚部下的直系軍人孫傳芳，在浙江以演習爲名，於民國十四年十月十六日，兵分五路向江蘇奉系軍隊發

動攻擊，楊宇霆猝不及防，乃自上海倉皇撤退。張作霖當時以為天下已將入掌握之際，實在丟不起這個人，乃準備對東南用兵。

張作霖為對東南用兵，乃發表李景林為第一方面軍軍團長，張宗昌為第二方面軍軍團長，張學良為第三方面軍軍團長。張學良的第三方面軍，完全是張作霖嫡系精銳部隊，器械精良，兵員充足，戰鬥力倍於其他奉軍部隊。第三方面軍所轄三個軍，計第八軍軍長姜登選，第九軍軍長韓麟春，第十軍軍長郭松齡。其中郭松齡的第十軍，可以說是奉軍精銳中的精銳，猶如直軍吳佩孚部隊的第三師，往往是對敵主力決戰時決勝部隊，一個軍足可抵擋一般部隊兩個軍的力量。

與馮聯絡揮師反張

如前所述，由郭松齡過去所作所為，有心人當可窺出其志不小，早有推翻張作霖割據自雄之心，但是始終未為人注意。張作霖決定東南用兵時，郭松齡正在日本觀操，當郭松齡奉召回國返抵天津時，正是張作霖部署兵力準備發動攻擊之際。這時京奉路、津浦路，兵車日夜不停源源南下，全國各界目光亦專注長江流域，郭松齡却悄悄作成回師奉天，奪取張作霖東北政權的決定。

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，這是郭松齡歷史性的一天，因為過去他雖有週機取代張作霖之心，但究屬涵於內而未顯於外，未來動作可左可右，可成爲倒張之郭松齡，亦可爲擁護張作霖父子的中堅人物。但是郭松齡在這一天，却作出乾坤一擲的決定，就是成則自爲東北王，敗則犧牲一切。

他在這一天假天津河東義租界義國醫院內，召集他的心腹大將劉偉、劉振東、高紀毅等人談話；透露了欲趁張作霖專注東南，東北內部空虛之際，出其不意回師奉天的決定。劉偉等皆無異詞，並咸認山海關以外留守奉軍爲數不多，將無法抵抗彼等之攻擊，遂成定議。此時倘有人表示反對，必可使郭松齡爲之三思，稍一遲疑再隨之外界變化，或可阻止郭之行動亦未可知。

其後郭松齡與其心腹於十九日、廿日連續舉行了兩次會議，並決定了重要軍事將領的職位分配如下：鄭作華任起義軍參謀長，劉振東爲起義軍第一軍軍長，劉偉爲第二軍軍長，范浦江爲第三軍軍長，霧雲爲第四軍軍長，安玉珍爲砲兵司令，魏益三任先遣軍司令，柏林爲工兵司令，牛元峯爲輜重兵司令，彭振岡爲臨時警備司令等。郭松齡爲取得外界聲援，特派李愈三赴包頭會見馮玉祥，締訂了馮郭秘密協定。在協定中，據說彼此同意互相聲援各不相犯，馮支持郭回師東北，並由郭以東北國民軍名義統治治東北；郭則支持馮玉祥的國民軍在關內軍事行動，以控制北京政府；並以長城爲界，劃分彼此勢力範圍，互不干涉彼此內部事務。

郭松齡之班師回奉，雖如前所述早有各種跡象可尋，但在當年有一種普遍傳說，係因馮玉祥游說所促成。馮玉祥之所以促成郭松齡反戈倒奉，則係張作霖、馮玉祥合作打敗吳佩孚後，彼此爭欲控制北京政府與爭奪地盤，始則交惡，繼則勢成水火，於是馮玉祥想出了這條妙計。

依常理推斷，亦可判定馮玉祥與郭松齡之間

，一定早有聯絡，而非倉促間合作。因爲僅憑郭松齡決定班師回奉後，才派李愈三赴包頭會晤馮玉祥，在一、二天時間內，便能締結密約，並能使郭松齡所部打起東北國民軍旗號，這是不大合乎情理的。

值得注意的一點是，郭松齡在奉軍中係屬於新派，在思想上自較老一輩軍閥愚昧自私者有見識，並曾加入過同盟會。但若說僅憑郭松齡曾經加入同盟會，便肯定他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信徒，並忠誠的信奉三民主義，這也未免過於牽強附會。由他的所作所爲證明，他還沒有達到這個地步，因爲他並沒有與南方的國民政府取得聯繫，充其量較張作霖、馮玉祥等輩爲優而已。國人皆知，張作霖曾經與國父有盟以打倒直系軍閥，閻錫山留日時亦曾加入同盟會，馮玉祥也以首先在北方響應革命者自居，但是他們以後皆曾叛變，同時他們的所作所爲各有不同，其中以閻錫山晚節最佳。不過在郭松齡幕府中，有幾個學識俱優的東北青年，均爲東北世家子弟並曾留學歐美；這批學識俱優青年，對張作霖予智自雄那一套，當然無法折服，很自然的被比較開明的郭松齡所用。

郭松齡失敗身死後，張作霖以所謂「叛變」之郭軍，亦即是他一向視爲心腹與嫡系部隊之張軍，況郭松齡本人已死，更無株連無辜之必要，乃宣佈對郭松齡部下，一概不究既往照舊錄用，同時張作霖確亦做到這一點。但是郭松齡幕府的人才俊，仍然拒絕爲其所用，毅然投向國民革命軍陣營。九一八事變後以及在八年抗戰中，他們在

協助東北義勇軍作戰，與領導東北青年從事敵後現地抗戰中，做得有聲有色，確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。

雖是將才而無帥才

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，郭松齡在灤州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開會，並致詞，其重點為：「張作霖連年窮兵黷武，奉軍官兵死傷慘重，迄今未予撫卹；同時又因連年用兵，耗費龐大，此皆民脂民膏，人民生活痛苦已達極點。東北環境複雜，有日、俄兩大強敵無時無地不在窺伺之中，倘再任憑張作霖耗盡東北人力物力，勢必招致亡省之痛等」。郭松齡說至楊宇霆在張作霖寵任之下，弄權禍國時，並曾痛哭失聲！

郭松齡在最後才說出他擬班師出關行動來，他說：「我現在決定率領你們，退回關外，驅逐窮兵黷武的禍國軍閥和主張作戰的罪魁禍首楊宇霆，此後即專心建設東北，永遠不再參與內戰，大家贊成者，請依次簽名。」郭致詞完畢，大多數軍官均無異議，但仍將平素關係不够密切的數名高級將領予以解職，任其返回天津。

郭松齡在灤州起事之日，適與楊宇霆同為士官派領袖的姜登選乘車過灤州，被郭松齡所執，越二日竟予以處死。郭松齡此舉有點失之鹵莽，因為在民國以後軍閥內戰中，除在戰場上戰死者外，對敵方被俘獲將官與士兵，很少有處死的情形發生。例如，直皖戰爭時，曹錕與吳佩孚係以打倒段祺瑞禍國為號召，但在皖系軍隊戰敗後，曹吳對高居北平團河之段祺瑞，仍視為老長官，

並無若何不禮貌之處。

現在郭松齡在起兵之初，即對昔日同僚，也可以說在間接上曾為其長官的姜登選，處以極刑，無論怎麼說也有點過分！一般常情來講，縱然姜登選平素與自己也有派系之分，在此時此地，充其量予以暫時扣押也就够了，斷無予以殺害之理！這也就難怪當郭松齡兵臨新民威脅瀋陽時，吳俊陞等舊派人物，傾全力幫助張作霖作戰了。這與張作霖於郭松齡兵敗身亡後，對與郭同時起事之人無一處罰，而任用如故；尤其對郭之核心人物之高紀毅、張振鸞等仍信任有加，就可看出兩人的心胸如何了。

再者郭松齡自視過高，亦為其失敗一大原因，當其大軍出山海關，攻下連山掩有錦州之際，熱河都統闕朝璽派參謀長邱天培商洽合作。闕的條件是，由郭松齡取代奉天督軍張作霖，渠則率軍攻黑龍江逐吳俊陞而自任黑督，保全張作相吉林省督軍地位不動，由彼等三人分治東北三省，彼並有尊郭松齡為東北盟主地位之表示。郭松齡不諳中國傳統兵法上各個擊破與遠交近攻之策略，竟不允所謂並提出收編其部隊之議謂：「闕都統如願併力倒張，極為歡迎，惟須將軍隊交出改編，都統則調至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部服務，事平後另行任用。」

闕朝璽當然不肯平白交出軍隊，並自貶身價為郭之僚屬，於是取消進攻吳俊陞之構想。孰知當郭松齡大軍逼近瀋陽佔領新民之際，黑龍江吳俊陞騎兵攔腰衝來，竟一戰將郭松齡部隊擊潰。郭松齡不假思索，即失去利用闕朝璽以牽掣黑龍

江騎兵的天賜良機，足見渠僅係一員能征慣戰之戰將，並非具有遠大戰略構想的統帥，宜乎其兵敗垂成了！

郭松齡於成立東北國民軍總司令部後，立即發表前所決定的軍事將領職務，除魏益三由先遣軍司令，改為第五軍軍長外，其他一無更動，並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，虛擁張學良為領袖主持東北大計。通電電文中有：「漢卿軍長，英年踴躍，識量宏深，國倚金湯，家珍玉樹，干風雲而直上，歷雷雨而弗迷，松齡夙同袍澤，久灸光儀，竊願遵命助勳，竭誠匡佐，更張省政，總制遼疆：。」郭松齡如此對張學良推崇，其用意當然是堅定其部隊之意志，蓋郭松齡所控制之部隊，也就是張學良的基本部隊；同時亦藉以分化奉軍內部，並可減少國人對其「忘恩負義」之批評，當然他決不會真正擁護張學良，而仍自甘為張學良的副手。

郭松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疾速向奉天進軍，張作霖當然大感意外，最使其大惑不解者，厥為平素最受其寵信者，反而最不可靠。其一，郭松齡可說是親信中的親信，並使其輔佐其子張學良，所有奉軍精銳均撥歸其指揮之下。張作霖內心私下打算，當然是自己一旦老去，由其子承繼東北大權，那麼異日的郭松齡，當然是東北張學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的第二號人物。像這樣寵信一手拔擢的親信人物，說變就變，真令這位以善於用人自詡的東北王慨嘆人心難測！其二，在其危急存亡之秋，第一個通電與其脫離關係的，不是曾與他具有同等地位而今日屈居其下的

老弟兄，也不是平素不被他重視的一般將領，而是最爲得寵，張作霖倚爲心腹，昇子人人嚮往的直隸省督軍的李景林。張作霖父子一向最善用，而且不大分地域與出身，李景林以客軍身份歸於奉系，其受張作霖禮遇遠超過一般奉系將領之上，楊宇霆渴求直隸督軍不可得，李景林唾手得之。當此張作霖面臨肘腋之變，其他部隊遠水不解近渴，惟有李景林可以就近馳援之際，李景林竟通電脫離奉系，並促張作霖下野，東北王真是傷心透頂了！

日軍插手攻守易勢

郭松齡率大軍出關後，佔綏中、克興城、破連山、進駐錦州，真是攻無不取戰無不勝，奉天一夕數驚人心惶恐已極。郭松齡政敵楊宇霆爲之膽戰心驚，遂連夜逃往大連，張作霖亦有棄瀋陽逃亡的打算。

惟當郭松齡於佔大虎山兵臨新民，即將直薄張作霖基本之地奉天之際；日本關東軍竟佈兵南滿鐵路，聲言不准郭松齡與張作霖兩軍在南滿鐵路二十里內交戰。日本這項舉措，在表面上對張郭兩軍並無偏倚，僅係不得在南滿鐵路附近作戰，其實無異阻止攻勢的郭軍前進，而幫助了頹勢的張作霖軍隊據守瀋陽。

在今日檢討五十餘年前，日人出兵干預郭張之戰的原因，吾人認爲除了日人認爲郭松齡頭腦較新，所作所爲可能較舊軍閥張作霖爲優，並認爲郭松齡幕府中的東北青年，皆係新從國外留學歸來才俊之士，具有熱愛國家之熱忱，不大好相與外。主要由於郭松齡以東北國民軍自稱，因而

認爲郭松齡與馮玉祥係屬同一類人物，而有所顧忌。人所盡知，當年的馮玉祥確與蘇俄有若干關係，其武器供應多來自蘇俄供應，更爲鐵一般事實。馮玉祥既然與蘇俄有以上關係，日本人當然認爲馮爲親俄份子；現在郭松齡也打着國民軍旗號，且獲得馮玉祥的聲援，因此很自然的被視爲親俄份子了。

當年日俄兩大侵略勢力，正在我國東北角逐勢力範圍，彼此均不願有親對方的中國地方勢力出現。張作霖雖非爲一親日份子，但在日人眼光中，他至少也不是親俄份子，日本人基於以上認識，當然認爲張作霖在東北，究竟比打着國民軍旗號與馮玉祥爲同類人物較爲可靠。是以，日本之出兵南滿鐵路，暗中幫助張作霖，阻礙郭松齡進軍，並非有愛於張作霖，只是爲了將來侵略東北方便，不願見一個可能親俄勢力興起而已！

當本已決定，三十六着走爲上策的張作霖，見日軍在南滿佈兵，阻止郭松齡前進，仍藉機重整旗鼓，一面集中兵力於巨流河東岸，並調吉黑軍隊增援；另一方面，責成其子張學良親臨前線，向原係自己親信部隊的郭軍呼籲反正來歸，勿再助郭松齡作戰，同時堅決保證既往不究，使郭部喪失了圖志。

這時，郭松齡側翼部隊已行佔領營口，正面部隊前鋒止於新民，正猶疑間吳俊陞的黑龍江騎兵，十二月廿三日忽然自黑龍江通過遼北，越科爾沁草原，攔腰衝向新民郭軍後方之白旗堡，一舉將郭松齡部隊切成兩段並予擊潰。郭松齡處此巨變，已無法沿京奉路西撤，乃自新民南行欲與右翼攻佔營口部隊會合。廿四日晨郭松齡及其夫

人，在新民老大房村，被黑省騎兵旅長王永清部追及予以殺害。

功敗垂成竟以身殉

郭松齡於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，在灤州起兵，以迄十二月廿四日被害，前後僅一個月零兩天，其興也速，其敗亦速，並功敗於垂成，竟以身殉。

有人曾假設郭松齡此次倒張行動如成功，並論及其對以後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之役的影響與態度等問題，筆者認爲郭松齡思想與作法，當然會比張作霖等人接近此新中國潮流，但他未必能捨棄權勢全面歸順中央，因爲他有據東北自成一局的構想。並且也未必有張學良那樣坦誠與果敢，於民國十七年，不顧日本的警告與威脅，毅然歸順中央並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。尤其在民國十九年，馮玉祥與閻錫山聯手反叛中央的中原戰役，張學良聽從吳鐵城與張羣的勸告，幫助政府救平了馮閻叛亂，蔣委員長因此也對他另眼看待。假使張學良沒有西安事變鑄成了中國歷史的大錯，使朱毛共黨死灰復燃的話，國人對張學良的看法自然不同今日，雖然如此，總統蔣公對其仍然很厚，在許多地方視若家人。

另一方面，由於郭松齡與馮玉祥之間，有過合作的關係，因此儘管在北伐成功之際，他可能步馮玉祥之後，參加國民革命軍統一行動；可是在馮閻反叛之役裡，他採取什麼行動，就很難以捉摸了，一般的看法他最多嚴守中立，並且與馮玉祥合作機會甚大。以上這些推論，僅是憑空的假定，根本無法成爲事實，這自然是多餘話了！